

新的歷史戲曲集



上海
樂羣書店出版

水譯

田河廣一郎著

目錄

拉思浦琴的死
土耳其最後的國王
克羅帕特拉

新的歷史戲曲集

前田河廣一郎著

陳 勺 水 譯

上 海

樂羣書店出版

1 9 2 8

序

這本新的歷史戲曲集，是譯者集日本前田河廣一郎的三篇戲曲而成的。

前田河廣一郎是日本現今有數的新的作家（小說家兼戲曲家），他常常用深刻的現代人生觀，剖析社會各階級的感情的真相，拿痛快淋漓，酸甜都有的筆致，把他描寫出來，所以他的著作很受日本一般新人的歡迎，許多日本人稱他為日本的幸克雷。

其實稱前田河廣一郎爲日本的辛克雷，還是表面的觀察，因爲他的著作不單是有很濃厚的民生主義的色彩，並且差不多每一篇都帶有東方思想和西方思想的對照與鬭爭的意義——這一點可以說是他勝過辛克雷的地方，也就是他勝過日本現今一般作家的地方。他這種特色是他的境遇造成的。他在還未成年的時候，就跑到美國去，想一面做苦工，一面求學問。但是，在事實上他只進兩年的大學，其餘的四五年，都消耗在種種勞動上面。他在勞動生活裏面，受了不少的痛苦——階級的，人種的，國民的，性的，種種痛苦，所以後來就造成他的創作的特色。

前田河廣一郎初回日本的時候，是以外國的情調的小說著名。但是，他在兩三年中的活動，已經證明他的才情不限於這種特別情調的小說，並且不單限於小說。他的戲曲，在日本所謂新方面的作家當中，已占了一個很高的地位，和藤森成吉兩人成爲新方面戲曲家的雙璧了。藤森成吉的戲曲，善於用新的筆法，描寫現社會的悲劇和

喜劇。前田河廣一郎的戲曲却善運用豐富^①的思想和流利的筆至，描寫歷史的事件。

前田河廣一郎的歷史戲曲，和其他一般作家的戲曲比來，可以在兩種意義上，算得是新的戲曲。第一在主題上是完全站在新社會觀上面的，如像本集所收的『土耳其最後的國王』那篇戲曲，就完全是以新舊社會觀的抵觸鬥爭並解決為中心，斷不是其他普通作家所能望其肩背的。第二在描寫和布置的手法上面，完全打破了舊來的因襲，不但不承認什麼三一律，就連自易卜生以來的現代戲曲的種種不文律，也打得粉碎了。

前田河廣一郎的著作單行本有『新選前田河廣一郎集』和戲曲集『祈禱』。他的歷史戲曲共有四篇。第一是『莫索里尼』，第二是『拉思浦琴的死』，第三是『土耳其最後的國王』，第四是『克羅帕特拉』。前二者已載入他戲曲集，後二者是最近一個月剛才在『改造』和『中央公論』兩雜誌上發表的。譯者原打算把這四篇傑作都集到一起，但是後來覺得『莫索里尼』這一篇，在

我們中國還受不平等條約束縛的時候，未必有發表的可能，所以雖然譯成，却不敢把他加入集中。

中國的文壇，差不多是和世界文壇隔絕的。不消說，中國現今沒有偉大的作家，可以影響到各國文壇去。可憐就是各國的現實文壇空氣，也不容易影響到中國文壇來！從根本上說來，自然是因為中國經濟狀況及其他法律政治社會制度種種東西比世界各國較為落後的關係，才有這種結果，但是無人盡力紹介，却也不能不是一個補助的原因。即如拿日本文壇——和中國文壇最易聲氣相通的日本文壇對中國的影響來說，就是很少而且很小的。近兩年雖然有了芥川龍之助，谷崎潤一郎，武者小路實篤幾個人的幾篇著作的翻譯，但是這些人，以人論，已成了過去的人，以著作論，也只是一些文章的著作，實在說不上代表日本文壇的現實空氣，更說不上代表新的空氣。這實在是一件憾事。本集的翻譯的目的，就在彌補這種遺憾於萬一。自然一面希望大家來做這步工作。

譯者僥倖在日本文方面是一個二十餘年的老資格，所以譯文的正確是有絕對的自信的。

一九二八，九月卅日

陳 勺 水

目 錄

序.....	1—5
克羅帕特拉	1—93
土耳其最後的國王.....	93 —156
拉思浦琴的死	156—195

克 羅 帕 特 拉

原书空白页

時

古代，約在西歷前三四十年間。

地

大抵都在埃及首都亞歷山大市內，惟第二幕
第二場，第三幕，第四幕等，是在別的地方。

人

克羅帕特拉（埃及國女王）

麻克，安多尼（羅馬國的三執政官之一）

亞頗（托勒彌王家的宰相）

- 嘉茗（克羅帕特拉的侍女）
- 雄偉的黑人
- 一羣黑奴
- 阿里亞（國庫^h官^官）
- 多斯（侍醫）
- 君達，德流斯（安多尼的特任使臣）
- 愛羅斯（安多尼的寵臣）
- 綺拉（克羅帕特拉的侍女）
- 西利亞（安多尼的武將）
- 麻爾色（同上）
- 富豪坡里德
- 船夫頭
- 宦官（多數）
- 侍女 愛烏
- 侍女 梅麗
- 管獄人
- 多斯的弟子
- 羅馬兵（多數）
- 祭官

一羣潰散的兵

盜賊（五個）

侍臣，從僕，農民等（多數）

（大概都是努力根據歷史的記錄寫的，但是有些地方也有自出心裁的，請讀者原諒罷。作者。）

第一幕

克羅帕特拉的臥室。

舞台的正面裏邊，有一道雪白的大理石的牆，上面彫着希臘式的凸出的畫。天花板很高。

這牆到舞臺的左角上，轉了一個彎，變成一段胸口高的矮牆，矮牆外露着一個花園，種着許多波斯薔薇花，開得狠盛。花園的那邊，遠遠露出建築在尼羅河口，俯瞰着亞歷山大灣的宮殿。宮殿的連柱大廳的一部分和雪白的彫刻，在早晨的陽光中照耀着。

舞臺左角上放着一架很低的床，四隻床脚是用象牙彫成豹子形的。床前有一張大理石的長

桌，上面散亂的放着用過的食器和瓶子等等。

右邊角上，正中的牆轉彎的地方，有一個大窗戶。窗戶上用大理石造成花草模樣的格子。黃色的晨光，由格子透進房來，照着睡在床上的克羅帕特拉的雪白的身體，映成豹子皮的斑紋。

窗戶的左邊有一個門，門上掛着波斯絨毯做的帳幕，這門是通着隔壁雪花石大廳的。這門的左邊，更有一扇很窄的小門，和牆是一樣的顏色，侍女們都從這小門出入。絨帳的那面，有兩個努邊黑奴武裝守衛着，但是這兩個黑奴並不露面。

不遠的地方，有噴水的聲音。更遠一點，有鳥鳴的聲音。並隱隱的聽得見幽諾司船廠裏面的工人和船夫們做工的許邪之聲。在這許邪聲停着的時候，又時時聽着一些悲慘無聊的呻吟從窗口反響進來，好像有許多受傷的動物列起長隊通過窗前似的。隨着這幕戲越往前進行，鳥聲，水聲，船廠的聲音，漸都消滅，只聽見聚集在布拉甲宮殿牆壁和望樓前的羣衆的吵鬧

聲音，越變越和害。

侍女愛烏把右角的小門推開一點，看看房內的樣子。他看見女王還熟睡着，就閉了門。

克羅帕特拉忽然把兩隻手伸開，好像擁抱什麼東西似的。隨後，用一種着了夢魘時的聲音，叫喊着：『瞎說！我何曾拿毒藥給他吃！——不是我毒殺他的呀！』喊完之後，連連用雙手向空中支撐，好像和人格鬥的樣子，這時偶然把一隻腳吊下床去，隨着全身都滾在石頭地上。

克羅帕特拉（睜開眼）啊——好痛！——嚙呀！出了這樣多汗！（用手揉膝頭，一面向地下團團尋找。沒有把所找的東西找着，正要拍手叫人，忽然又中止了。站起來坐在床邊。）狗星一現，尼羅阿就要漲人水。我就——我的病又該發起來了。（屈指數一數日子）真正，再沒有比人類還奇怪的東西。無論是誰，還沒有成一個人，就先得是一個男子或一個女子！但是，

像我這樣的女人，果真算得是一個女人嗎？——西西亞的李嘉爾所養成的斯巴達女人們，雖然強健，却只是一些強健的女人。他們和我不同。他們和我差得遠哩。我的心胸裏頭，又有造成德哀藝術宮殿的哈捷女王的優美，又有荒廢這個宮殿的多多麥三世的粗野，優美和粗野時時刻刻爭鬥着哩。我每每對於弱者，會變成男子，對於強者，都變成女人。到底那一個我是真的我呢？——兩——個都好像是真的。（又懶散的睡在床上）並且我是女王！（站起來）

侍女愛烏 侍女梅麗（都從小門進來） 女王陛下睡醒了嗎？

克羅帕特拉 今早我不想洗身了。——

侍女們不說話，跪下去朝拜後，立刻向地下鋪上墊子，把克羅帕特拉抱起，放在墊子上面坐着。這時，另有兩個黑女，恭恭敬敬的拍出一面銀的鏡子來，斜斜的捧在女王的面前。侍女綺拉拿着純白的羅衣登場，忙忙替女王把羅衣換

下來。侍女嘉茗很慌忙的分開絨帳的門走進來。
嘉茗 女王陛下，亞頗宰相今朝很早就來了，說要謁見陛下。因為陛下那時還睡着，所以叫他在會議室等候着。——他好像是很緊急的事件似的。他平素總是笑容滿面的，今天却全然是一種嚴肅的神氣。

這時，最先進來的兩個侍女正收拾床邊的食桌，又抬出一張矮檯，上面放着化妝用的種種東西。上面有十二三種梳篦，五色瓶子，盛着藥脂的小壺，海綿，鉛白，一個鼈甲的盤子，上面放着種種的頭髮夾子。克羅帕特拉熱心的照着鏡子。

克羅帕特拉（向着綺拉）今早要好好的篋一篋。我覺得我的每根頭髮都變成麥久沙的蛇一樣了。——嘉茗，亞頗來得這樣早？不要緊的，去對他說，如果那老頭兒不怕勞苦，就請到這裏來罷。（嘉茗出去。綺拉拿起鼈甲的梳子梳長頭髮。克羅帕特拉覺着窗外吵鬧的聲音了。）——是什麼呢？那樣喧囂。